

夜市摊主 用一碗面温暖深夜的胃

夏秋之交的海口，暮色吞没最后一抹晚霞。位于市中心的泰龙城美食街，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。

“来，您的热干面。”晚八时许，汪胜华手脚麻利地将一络面条起锅拌均，装袋打包后递给站在摊前的年轻女孩。刚准备转身去屋里喝口水，又有一对情侣过来，这名湖北汉子赶紧操起一口方言味浓郁的普通话，继续招呼起食客。

从老家来海南19年，汪胜华带着一门手艺辗转于海口各个夜市街区，直到2005年在泰龙城盘下这间不到10平方米的店铺，才算真正扎下了根。菜单贴在墙上，五六张桌椅摆放整齐，每天下午六点至九点半左右，店铺里挂着的几个电扇同时高速转动，门口永远有人在排队等候。

“这里热闹啊，几乎每天来的客人都不重样，尤其游客越来越多。”汪胜华发现，不仅是人在变，这些年美食街也在变，譬如原先苍蝇、老鼠肆虐的垃圾桶和排水口被加上了盖子，每家店铺里则多了些风幕机、灭蚊灯和禁烟标识。

就餐环境的升级，吸引食客更长时间

的驻足停留。从以前的十点到现在的十二点，他关门的时间越来越晚，碰上附近的商场做活动时，甚至会一直守到次日凌晨两点多。

汹涌的客流并不会始终持续。人群缓缓散去时，汪胜华会搬张凳子坐到门口，滑动手机看看视频，或是用微信和远方的亲人聊聊天。妻子在老家也开了一家面店，但生意不怎么好，眼看读高中的儿子即将步入大学生活，他盼着能多卖出点面。

距离凌晨不到一个小时，附近商场的灯光渐次熄灭，相邻的其他店铺也陆续拉下了卷闸门。他倚在摊位前，朝零星几个路人继续吆喝，试图招揽到最后一单生意。

“反正回去了，一个人呆着也没啥事干，还不如就在这儿多守一会。”汪胜华说，总会遇到一些深夜下班的年轻人，需要一碗面来犒劳自己。



海口福地美食街摊位上的摊主。
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

夜

夜色下亮起的每一盏灯，创造着一处处更多元、差异化的消费场景。椰城海口，每一个夜经济消费场景的背后，总有一些故事正在发生。

经济下的椰城面孔

文|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瑶

公交车司机

见证商圈夜市的兴起

8月31日晚十一点半，一辆夜1路公交从海口高铁东站缓缓驶出。拐至凤翔西路，途经红城湖、东湖，再串联起泰龙城、国贸等商圈，52岁的麦华沿着这条固定的线路在海口地图上蜿蜒出一个“凸”字，路边的霓虹灯隔着车窗一闪而过。

一连好几站，车门开了又关，这个移动的小空间里依旧空空荡荡。“都是固定的那几个站才有人。”麦华将车停在南亚广场站，果然有几名从影院出来的年轻人跳上了车，一路上意犹未尽地讨论着剧情。

深夜上车的人，大部分都是熟客。尤其路过商场或酒店时，总有一群刚刚下班的服务员，在固定的时间、固定的位置结伴钻进车里，塞着耳机望向窗外，或是坐在后排打起瞌睡。

麦华用9年时间驾驶着夜1路跑完3200多个往返后，为这群深夜的乘客勾勒出相对固定的画像：年轻、工作繁忙，而这两年活跃于夜市、商圈周边的人，正变得越来越多。

“前两年经过，这里还是一片黑漆漆的工地，你瞧现在每天晚上多热闹。”途经友谊阳光城时，麦华打开车门，几名女孩转身和路边的同伴道别，拎着奶茶挤上了车。

沿着国贸绕了半个圈，车门陆续在富豪大厦、嘉陵大厦和大润发国贸店等站点打开，最终落下满车寂静。时针快速朝次日凌晨一点奔去，城市里的大部分人早已入睡，这名夜班司机正迎来最“畅快”的时刻。“车少了，整条马路几乎都是我一个人的。”并不熟悉白天的椰城，麦华却如同“巡更人”一般，比谁都熟悉深夜里亮起的满城灯火。

两个小时的车程后，这辆夜1路终于抵达终点站。将车停稳，麦华趴在方向盘上小憩，等待着调度室排出他下一班次发车的时间。而在他的前后，同样停着三四辆等待排班的夜1路，司机们有的下车活动筋骨，瞪着眼睛依旧精神抖擞。

每天晚上十点半开始，麦华和他的同事们会依次发车跑完两圈。如果幸运，夜1路的末班车会在次日凌晨四点左右驶入入场站，他收工回到家洗漱一把准备入睡时，会发现窗外天边正跃跃欲试地泛出鱼肚白。

便利店店员

深夜里长存的温柔

背着通勤包的年轻女孩走了进来，围着货架简单转了一圈，迅速抽出一盒泡面和一罐咖啡。站在收银台后的谢昕与她对视了一眼，仿佛接收到某个熟悉的信号，“有热水，我去隔壁给你打。”

几分钟后，沸腾的热水将面泡软，女孩蹲在店里吃完后离开，就像电池跳红灯的手机瞬间满格。

这是位于上邦百汇城对面的一家便利店，故事发生在9月1日的凌晨两点，也发生在每一个深夜。

附近的办公楼灯火通明，清醒中透着疲惫的加班族会在深夜走进来，仿佛走进了一处深夜的“补给站”。26岁的谢昕在这里工作了两年，和头顶的灯光一起，成为附近熟客心中一抹常存的温柔。

凌晨两点半至两点五十分，陆续有十几拨客人光顾，带走泡面、水或啤酒。他们会在结账时和谢昕聊上几句，有时长，有时短，日久天长，竟也成了深夜里默默关怀的熟友，一句老样子就知道该拿一包什么品牌的槟榔或香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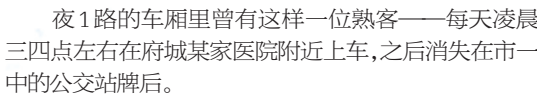
不远处的娱乐场所制造这座城市夜间的最后一重喧嚣，再过一两个小时，在那里开心玩乐的年轻男女，会成为谢昕在这个通宵迎来的最后一波客流高峰，期间也夹杂着完成今天最后一单后准备回家睡觉的代驾司机，或是在附近巡逻值守的保安。

“我们是三班倒，值夜班时会从晚上十二点一直上到第二天早上八点。”谢昕低头整理着货架，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，也是深夜里打发时间的重要活动项目。偶尔也会有不速之客打破这份平静，譬如东倒西歪地闯进店的醉酒人，以及徘徊多圈犹豫不决的“可疑人”，好在都被谢昕妥善应对。

如同深夜里的繁星，一间间24小时亮着光的便利店零星地散布在这座城市。迎着初抹的晨曦，谢昕准备与同事交接班，椰城又一天的繁华与匆忙正式开启。

书店店员

总有人在深夜如约而至



夜1路的车厢里曾有这样一位熟客——每天凌晨三四点左右在府城某家医院附近上车，之后消失在市一中的公交站牌后。

原本没人知道他会去哪儿，直到26岁的程莲打开了话匣子，这段故事才变得丰满起来。

那是四年前，位于海口太阳城酒店一楼的24小时不打烊书店开业不久，零点过后总是显得有些清冷、孤寂。刚刚入职成为书店一员的程莲，并不相信真的会有人在半夜跑来看书。

某天凌晨三点，程莲正趴在吧台上打盹儿，突然间门口走进来一名年轻男子，吓得她立马直起了身。男子似乎并未注意到这一幕，只是自顾自地踱步到书架前，几分钟后拿着本书找了张凳子坐定，之后便再未挪动过位置。

不大的空间里，两个人静默无语，沉浸在各自的世界里。直到天色清晰地亮起来，程莲收拾东西准备和同事交班，男子也终于起身，将书合拢放回原地后离开。

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名男子经常在凌晨出现，有时是三点，有时是四点。程莲开始与他熟悉得有了默契，见面时会互相微笑示意，偶尔也会闲聊两句，知道了他是一名医生，刚刚下夜班或做完一台手术。

后半夜的解放西，空气里依旧交织着喧闹与忙碌。隔着一道透明玻璃，书店里却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：准备考研的年轻人埋头做着习题，扶着行李箱的中年男人随便找本书粗略地翻着，老花镜架在鼻梁上的一对白发夫妇，眯着眼将手里的书越推越远……

在这些身影的陪伴下，程莲原先觉得无比漫长的通宵，竟也渐渐变得温柔如水。她开始捧起书，一本接一本地读，有时一遍记不住，还会抱着一本书反复地读，“我喜欢读《哈佛凌晨四点半》，里面描写通宵达旦看书的场景，和我们这家书店一样，都让人们在深夜里有了不一样的去处。”

这两年，深夜来书店看书的人越来越多，只是程莲和同事们不再通宵值班。如今每天零点半下班时，她也会好奇，那个特地从府城坐夜班车过来的医生，几个小时后会不会还和往常一样出现在书店。

代驾司机

走完别人的回家路



灰色是滴滴代驾，深蓝色是e代驾，每天晚上八九点钟，海口各大饭馆、酒店门口便开始聚集着这样一群穿着工服、挂着号牌

的代驾司机。31岁的张诚是蓝色阵营里的一员，常常出没在国贸一带的饭店与酒吧。“这里热闹，一直到凌晨三四点都能接到单。”9月1日晚十点多，他蹲守在金茂西路一家湘菜馆的门口，不时看着手机，顺势和身边的同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。

“快，那边有人叫车。”不知是谁突然喊了一句，几个灰色身影推着折叠电动自行车迅速飞奔过去。张诚稍微迟缓了一两秒，便被甩在了后面，只好悻悻地转身继续蹲守在原地，等待着手机屏幕亮起，和单子进来的提示声。

接了2个单，收入70元，他对今晚的“战绩”并不满意。“最多的一天，接了7个单，挣了500多元。”张诚干这行不过两年光景，眼看夜间消费逐渐成为一种刚需，便由原先的兼职转为全职。

从微醺或酩酊大醉的客人们手中接过钥匙，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，在夜色里走完别人的回家路。张诚说，代驾的生活枯燥无味，但偶尔也会有惊喜，譬如开到一辆豪车，或是收到一笔小费。

晚上十点前的“早单”数量，超过整晚订单量的2/3。饭后回家的人占了一半，剩下的客人则多是去KTV、酒吧等娱乐场所，赶往下半夜的第二场活动。这也意味着，代驾司机们的第二波“生意”集中在晚上十二点至次日凌晨两三点钟。

张诚在两个小时后接到一笔订单，转场至京华城旁边的一间夜店门口。“目的地是海甸岛，送完这单客户，待会还要回来继续接活儿。”说话间，刚刚完成狂欢的一群年轻人呼啦一下从店里涌出，他赶紧掐灭手上的烟头，朝一位挥手的男子奔去。

来到一辆白色的SUV前，张诚将电动车折叠好放在后备箱，随后与两男两女一同上了车。

深夜的城市，空气中弥漫着酒精与隐晦不明的灯光。有人获得了短暂的释放，也有人因此获得了一份生计。

9月8日晚，海口新华书店太阳城店内，店员程莲在整理图书。
见习记者 李天平 摄

夜1线的站台，夜归乘客在等车。
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

代驾司机在查看订单。 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



包装周达延
摄影 剪辑 李天平